

潘军

中篇小说自选集
上卷

海口日记
对门·对面
故事
关系
我的偶像崇拜年代
秋声赋
白色沙龙

72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潘军 中篇小说自选集 上卷



44.572

PJ11

V.1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军中篇小说自选集/潘军著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80094-845-5

I. 潘…

II. 潘…

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-选集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9)第72110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21号)

邮编:100021

中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5 字数 437 千字 插页 4

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 册

定 价:32.00 元(上下册)

自序

大众文艺出版社的卢昌五先生在与我有过一次的交往后，便提出要编我的小说集，这很让我意外。这些年来，我对出集子一直持审慎态度，究其原因似乎也很站不住脚，却是我的原则。譬如某一套丛书，编我一本，我就要问除了我还有其他哪些人？倘若我觉得我和其中某些人在写作的立场上原本不是一回事，势必我就想退出。再有，某套丛书的主编者，在我看来既算不上权威又非朋友，我就觉得我跻身于其麾下不太光彩，自然不合作。还有就是这集子的背后有无附加条件？譬如以此举交换一部长篇的预约？若是，我又得退出。所以市面上几乎见不到我的小说集子。

然而我有时候也为此犯愁。朋友们经常给我寄新书，而我则以旧书赠还，似乎拿不出手。尤其是我时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，问哪儿能买到我的集子？有的还把信写到像《花城》、《小说月报》这样的杂志社，通过他们转来。有的则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我很感谢这些喜欢我小说的读者，我视他们为朋友，因为某种意义上，是他们成就了我，使我能把一种好的写作状态保持到今天。这样，当卢先生提出要求后，我们便在一小时内商定了出版这套书的思路。这就是分上、下两卷，每卷二十多万字，集中介绍我的中篇小说。我想他的考虑不无道理，这些年我的小说探索表现在中篇这一形式里比较明显。

2 潘军中篇小说自选集

选集由我自选编定。十四部作品是从我近三十部中篇里挑选而出的，但我没有按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，而是作了另外的考虑。批评界一直把我划在所谓的“先锋作家”行列，这么划分有多少道理我说不好，但自1987年以来，我对小说的写作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却是事实。从1987年的《白色沙龙》（一般认为这是我的成名作）到最近的《重瞳》，时间长达十三年，至少说明我的探索没有停止。所以集中在这套书里的作品，在写法上会有不少的变化。这不是一个小说家故作姿态的刻意标新，而是在一部小说的写作之初，最先进入我大脑的并非内容而是形式。我需要找到一种最为恰当的叙述方式，找到新鲜的语言，才能有信心把它做完，否则我将寸步难行。很难想象在叙述上把《南方的情绪》和《海口日记》交换一下是怎样的后果，尽管二者都是第一人称的口吻，也无法知道《对门·对面》与《三月一日》互调表达是多么的可笑，虽然它们说的都是城市故事。我历来不喜欢所谓“风格”一说。我认为一个作家为风格所束是一件可悲的事。如果说我有什么风格，那么就会作这样的回答：我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。

选集的上卷，集中选了可读性较强的作品，而下卷则对实验性较强的作品有所偏重。从这十四部小说里大致可以看出我这十几年对小说的努力。但无法判断出带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，因为写作对于我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，往往是无序的。我希望的是读者能通过这些作品与我建立新的沟通，这或许就是我愿意出版这套选集的初衷。

潘 军

1999年10月25日，北京天坛之侧

目 录

上 卷

自序	1
海口日记	1
对门·对面	47
故事	91
关系	127
我的偶像崇拜年代	166
秋声赋	199
白色沙龙	240

海口日记

今天的日记都是从昨天开始的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—

由犁城到广州的空中距离我不知道是多少，但空中的飞行时间是一百分钟。麦克·道格拉斯 82 型飞机样子像条泥鳅，据说昂头腾空的时候很性感。以往我坐飞机最怕天气不好，遇上气流，飞机就像只大鸟，机翼唿扇唿扇。而我每次都在能看见鸟翅的位置上。那时我就想，最好的材料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扇动，如果它断了呢？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了。可是全世界每天有几万人坐飞机，他们当中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，一旦飞机升空，我同他们就完全平等了。他们能掉下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们不掉下去，为什么偏偏是我掉下去呢？这样一想，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我们

都是俗人，没有必要自以为是，命大命小这会儿可不是由我们说了算。我与其去看舷窗外的白云还不如看空姐的脸。她们的表情虽然有点做作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。

今天是个好天气，能见度高。在一万米高空往下看，山川河流像一些散乱的绳子。云很低很薄，飞机稳得像碰上了磁铁。在我右边的那个过早谢顶的男人已经睡着了。可一发饮料，他一下就弹了起来。我想他一定是经常坐飞机的缘故，他怎么会这么准地醒来呢？

先生，可乐啤酒还是茶？空姐问。

那人说：每样来一份吧。

空姐又问我，我说我只要茶。

每样都来一份的男人其实也只喝茶，他把两个易拉罐放进屁股下面那只皱巴巴的包里。那包还空，我想他还会再装进点什么。我因为只要了茶，谢顶的男人后来就不怎么理我。我觉得奇怪，我并没有做什么。

突然飞机的翅膀又扇起来了，窗外阳光灿烂。红灯亮了：请系上安全带。

怎么在阳光里飞也抖？我问空姐。

空姐说阳光反射成多少度角受到膨胀所以……

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我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。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莫明其妙。比如说，我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些马来人种的脸，就怀疑自己走在胡志明市。广州所谓的好天气就是不下雨，你能感受到温度但根本见不到阳光。地上的所有投影都很古怪，你很难判断出方位。再就是语言的障碍，我不懂粤语。和一个讲粤语的人交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我只能从口型上去推敲某种语义，所得的判断

基本上都是错的。所以说广州是一个不好判断的城市。

我不想在广州作短暂逗留。在广州要做的事，是和一位朋友见面。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负责人，我们只通过电话，不能算认识。后来我就去了那家杂志社。我说我要找谁，立刻就有一位五短身材的英俊胖子从电话机边站起来，说就是他了。接着他审视了我一番，说：你怎么一脸晦气？我着实吓了一跳。我们后来东扯西拉了不少事，最后话题又落到坐飞机上。胖子说他坐飞机怕的不是气流。气流的原理很简单，他懂。懂的东西自然是不怕的，就像懂电的人去摸高压线一样。我怕打铃，他说。叮当一声你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，空姐也不作任何解释，让你自个消化去。经他这一说，我也认为打铃是令人担忧的，如果不发生什么事，为何要打铃呢？我回想几小时前的那次航班，几乎是铃声不断一路打了过来，手心还真出汗了。

二

昨天在广州上船，于海上漂了一夜，现在总算是到了海口。这条船叫“玉兰号”。另外的几条分别叫作“海棠”、“芍药”、“丁香”什么的，全是花名。广州就叫花城，不过我在广州的街市上并没有见到多少花。这个季节不是花的季节。

船在海上，一开始是很不错的。每回见到海，我都要思索一个朴素的问题：哪来的这些水？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，可我还是思索。那时我就一个人站在船头，看着越来越蓝的海。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我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随便扔到了这条船上。我想这也很正常。在我边上，有一对男女在公开接吻。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类似西方电影里的画面，但不好看第二眼。不仅如此，我反倒有些紧张了。我就纳闷地走开一点，听见那男的

说：你牙缝里有根韭菜。女的说：去你妈的。

不久船开始晃了。接着哇哩哇啦地响成了一片。我不晕船，这点优势很让我自豪。我在甲板上来回走动，抽烟，大声地咳嗽。香烟在口腔里没有出味就给风吹走了。二层在放录像，一部香港的赌片《龙虎大老千》。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三个人，看上去都是跑单帮的，腰上系着很沉的钱包。我坐到最后一排，脱了鞋，双腿支到前一排的椅子上。那会儿感觉特别好。香港的电影都是拙劣搞笑的货色，搞得你非常难受时就卖钱了。没过多时我就睡着了。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晕船在大口地呕吐。我想这也有点奇怪。

这个码头叫秀英。又是与花与女人相关的。可我一路上没有和女人有过任何方面的联系。我在这个叫秀英的码头停了一会儿，看见大片的椰子树，和画上一样。我喜欢这种树，像一把伞，没有枝蔓，偏离了一切树的概念。我立在树下看着刚买的海口市图，发现这个城市很小，作省会似乎有点勉强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到了一个岛上。我来的时候，朋友们劝我冷静。他们说这个年纪不太适应出外谋生。不错，南方赚钱的机会是多，可这也不意味着钱可以随便捡呀！他们就这么劝我。劝得我脸都红了。我说我并不是为赚钱。他们就质问：那是为什么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

我可能属于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。这种人是不能做大事的。但这种人的好处是，先把事做了再说。

这时有人同我说话了。是一个女人。

先生，能借你的地图看一下吗？

“先生”这个称呼听起来真是顺耳。我把地图给了她。她居然很漂亮，打扮也很得体。她的侧面很像我在大学时见到的那个外语系女生。那个女生我私下认为是校花，我每次买饭，总要看

看她排哪个队。可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。男人见到真正的美女，总是缺乏胆量的。后来毕业了，我还打听她的消息。据说她嫁给了一个瑞士人。

她看完地图，礼貌地还给我。她又说：你是第一次来吗？

第一次，我说。

这儿还真不错，有点异国情调。

说完她戴上墨镜就走了。我看见她上了一辆红色出租车。那车肯定是那年走私的货，皇冠1.8型，四个缸。当时买这种车大约只花五万人民币，真他妈便宜。我点上香烟，觉得自己刚才有点不妥。应该同她多说几句话，互相通一下姓名。我想她一定是先观察了我一会儿才向我借地图的。就这么让她走了。

三

来海口几天了，今天才算安定下来。这几天我住在陈一帆那里。他是我的校友，学哲学的。海南建省不久，他就来了。陈一帆是一个有风度而且稳健的男人。他来海口不是为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爱情。他原来有老婆，后来又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娟。当时他在犁城的政府部门当副处长，王娟是他的属下。他们的爱情是从桌子底下踢脚开始的，踢出麻烦后，陈一帆就带王娟亡命天涯了。现在他们过得很好，陈一帆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公司，王娟在家里研究股票。我在陈一帆那里暂时落脚，有几个晚上，他很认真地同我交谈。他问我有什么具体的想法？我说没想好。他就责备我没想好就来了？我说如果这地方呆不下去，我就换一个地方，反正不想回犁城。陈一帆要给我一些钱，我说我随身带了点，暂时不缺。见他为我着急的样子，我就说：你忙你的，我到处看看。

我原想去几家报社、杂志社看看，可否先找一个饭碗。后来这个念头打消了。这些部门过于家庭化，外面编稿子里面在炖牛肉。我觉得这很容易让人分心。我喜欢专心做一件事，当然这种事越简单越好。这样想下去，我就想到了开车。这十几年，除了写稿子，我唯一的本领就是开车了。我还是B牌，可以开货车或者轿车。我不想去给某个人开专车，也不想去开大吨位的货车。开出租车很对我的胃口。我把随身带来的钱押给了一家车行。我领到的车也是红色皇冠1.8型。这让我很自然地想到码头上见到的那个女人。我想海口就这么大，没准哪天她会坐到我车上，这样我们就能多说上几句话了。认识了就好。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好职业，它轻而易举地就满足了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。这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叫我搞定了。

领车回来，在滨海大道的边上发现了一条大船。是一艘很破的货轮，原是被一家公司拖来作水上俱乐部的。结果合作的另一方临时变卦了，不投钱装修，撂在这儿。我是因为好奇才上去看看的，管事的人就问我，可不可以来看这船？如果同意，他们就负责把一个大舱收拾好，并且安一部电话，我可以随便住，住到资金到位那一天为止。他们不收房租。我当然同意。

我住的地方是船员开会的场所，很宽敞。南北各有五个圆形的窗户，顶上还有一个活动的天窗。我喜欢这个非凡的环境，它让我心旷神怡。它的造型和某种神秘感唤起了我的想象力。我有一种独立王国、岛中之岛的感觉。我花了一天的工夫收拾。在旧货市场，我买了一台18吋的虹美牌电视机和一台万宝牌冰箱。我把这些弄上船后，管事的就笑了，一副放心的样子，说这下就风险共担了。他爽快地答应，三天内负责把电话给我接过来，而且市内的话费由他们报销。

天气真是很好。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阳光、空气和水都集中

在这个岛上。我想这不是夸张，一周下来，我的脚明显不臭了。

四

我现在每天能挣五百块钱。如果我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或者接到一个去三亚的长途，就能挣八百甚至一千五。这还不是最大的好处。开车可以同形形色色的人说话。开车不允许你乱想一些不三不四的事。当然，开车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，往往也很刺激。

一般情况下我只开到晚上十二点。同行建议我调整一下，从上午十点开始到午夜两点。这种安排比较好。他们说：海口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。

五

昨天碰到一桩麻烦事。我送客人到滨海大酒店，回来时上了一个女人。她大概喝了点酒，一上车就躺下了。因为天黑，我不能断定她是不是漂亮。我能感觉到她很年轻，她的睡姿像个富有而闲散的女人。我问她到哪里。她说随便，想兜兜风。我建议她去白沙门，那儿风大。她说不。我不想在城市兜，城里尽是灯，我讨厌灯。她的意思是可以往郊外跑。当时我认为这是档好买卖。我一晚拉着她转悠就够了，不需要干到两点。我就调过头，往灵山那边开。这一路上她只打酒隔，不同我说一句话。半个钟头后我打开收音机，里面正报道着当天的交通事故，说又有人的车在万宁那边被歹人劫了。我就有点不安。我的意思不是怕她是劫匪，怎么说她是一个女人。问题是越往前走路越黑，过往的车也渐少。这路不是循环的，城市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我就把车

停了。我问她是不是可以了。她说不可以。她说你最好拉到天亮。我知道麻烦了，没有人这么搭车的。我说我的油快完了，再往前跑回来就是个问题。她这才动了动身体，还打了一个哈欠。接着她说：

我没有车钱。

我当然很恼火。计价器数字已蹦到了 87.70，加上返程就是一百七十五元。可她说没有钱。

小姐，这是我的饭碗。

她好像是笑了一下。她说饭碗又怎么样？找个饭碗不难。说着她叫我过去，把裙子掀起盖住脸，嗡嗡地说：你来一下吧。

我明白她这饭碗换饭碗的意思。可我不想来。我没有思想准备，说来就来。我不能同一个脸都没看清的人来一下。再说我还怕得病，怎么说她也是个婊子。我就打开顶灯。这时她倒问起我是不是有病。我说我别的地方可能有病，但那个地方从不生病。她就在裙子里面笑了，说：那就把灯关了吧，我实在是讨厌灯。我摸摸她的腿，皮肤真是很好，像鱼一样光光滑滑冰冰凉凉的。我抄腰把她抱出车，她说车里不是很好吗？我说我不想来。我也不要你的车钱，我得回去洗澡。她就推了我一下，说：你想把我摺在这？我不想再同她啰嗦，就上车开始调头。车一开动我就轻松了。

如果婊子不是女人，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事。我在路上跑了大约三分钟，心就软了。怜香惜玉是我们这一代男人的薄弱环节，再说我们还有同情心。海口是个复杂的地方，我在这更深半夜把一个妙龄女郎扔到荒郊野外会引起麻烦。如果有人强奸她甚至把她杀了，没几天公安局就会上我的船。这样一想，我就有点同情自己了。是我拖出来的人还得由我再拉回去。我又调头去接她，她正坐在路碑上吸烟。见我的车来了， she 就把烟一扔，胸有成竹

地走过来，说：我知道你跑不远。这回她坐在前面，一上车就把收音机开了，摇滚乐咣咣当当地响。这一路上我没有再说话。接近城市，我发现她居然也很漂亮。我的心情明显好转了一些，慢慢地又有点忧伤。这样的姑娘真不该去当婊子。问题是从古到今婊子十有八九都是漂亮的。

但是我没想到她会一直粘着我。她跟我到船上，夸我屋子整得很有情调。我就想，婊子也是有档次之分的。这一位还能谈谈情调。她还说喜欢我写的毛笔字，说：你的书法很不错。而且她还建议：你这种人根本不该开出租，应该到大公司另找一个好饭碗。我没怎么理她。我说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？她说：我今天就睡这了。然后把长袜子一拉，说：你不亏吧？我说我根本没打算和你来。她反问道：你不想来又拖我到这里干什么？我说我怕人强奸你。她一下就笑了，说我早就被人强奸了，天天强奸。我说这不是强奸，这是卖淫。强奸是不花钱的，也不收钱。她一时没话了。趁这空隙，我拿起一床席子去甲板上乘凉了。她如果真的不走，我就睡这。这个行为让我想起一部老片子。

今天我起来后她已不在了。她何时走的我不清楚。她把我的屋子简单地理了一下，还拿走了我的一幅字（好像是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），在原先挂字的位置上贴着一张用毛笔宣纸写的大借据：借你五百元，管几天饭，以后还你，别骂我。

我想我是倒霉了。

六

现在也没有人来纪念五一节了。大家只顾挣钱花钱，这都与劳动人民无关。劳动人民这个概念也越来越含糊了。以前一提劳动人民，我就想到宣传画上手持钢钎或肩扛大锤的工人和怀抱一

捆麦或手攥几棵苗的农民。这形象拾块钱人民币也有。后来印伍拾圆纸币，又加了一个戴眼镜的老书生——他显然是知识分子。这些人一看就是没有钱的，他们当然也没钱花。可从小到大我见到报章上都是一个声音：他们是主人，是社会的财富。就是说他们是能挣钱的，不明白的是钱都跑到哪去了。

我心情很好。我觉得我是典型的劳动人民。一个人能切实感到是自食其力，是自己养活自己，心情自然就好。我每天都能进几张钱，这比从前领工资领稿费都痛快，好在一天也不间断。几天前一个漂亮的小娘子“借”了我五百，我一点也不心痛，就当自己调休了一天。我发现开出租这个职业真是好极了。

车过人民桥，那边就是海甸岛，规划中是高级娱乐区和别墅区，就是说有钱人呆的地方。一个头发披肩的小子抱着吉他在桥头卖艺，唱的是刚传开的《亚洲雄风》。小子唱得确实很好，边上围着不少吃盒饭的工人和一个拍电视剧的剧组。大家为他喝彩。小子一高兴就把词给改了，唱道：

我们亚洲，人民最贫穷，
我们亚洲，热血都白流……

我来接陈一帆。他的公司就在海甸岛一幢玻璃写字楼里。陈一帆说他要去看机场，怕路上塞车就提前预订了我。他不主张我开车。他说你这是吃饱饭没事干。其实他正好把意思说反了。我们在车上闲聊，听着古典的音乐。陈一帆说，有一家杂志想请我去当执行主编，月薪三千，问我干不干。我说不干。他说为什么不干？我说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干。我说以前人家向我组稿，请我吃饭开笔会，现在调过头来不合适。他说不比你开出租强吗？我说开出租很好。他说你这家伙有毛病。

我想陈一帆的话也不无道理。说我有毛病的人很多。从我爹开始，到我前妻李佳，加上从前的一些同事和同学，反正不少。他们认为我多少有些古怪，行为举止比较离经叛道。比如说我认为有些机构像人身上的肚脐眼一样，看不出有什么用处，而政府还照样大把地拨钱。再比如说，我时常幻想这辈子要和张曼玉做夫妻。即使她不是大明星我也一样幻想。我就特别痴迷她那种仪态，真是风情万种。还有就是，我总把自己想象成古稀之年，习惯以这种往事如斯的眼光看眼下。我把自己安排在想象的一所故乡的小木楼上，看着那条永不干涸的河流静静流淌。就是说，我爱把正做着的事理解成回忆中的片断，这样就很容易宽解自己。谁年轻时没几桩荒唐事呢？这些事到老便是一句笑话。

七

昨天送陈一帆到机场，又碰见了第一天在秀英码头见到的那个女人。她戴着墨镜反倒好认，脸上更简单。我就主动走过去同她打招呼。我说你好，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她愣了一下，显然记不起我是谁。但她在我还没有难堪时就布起了微笑。她说哦哦，你在忙呀？她还是没记起我。我就问：你又要走了吗？她说不，她说她正送几个法国人上飞机。法国人想在这里搞一个矿泉水项目，她是译员。我脑子就嗡了一下。我认为世界上的巧合不会很多，但这个巧合让我碰上了。我说你是学外语的？她点点头。我又问你是不是犁城大学毕业的？她说不是，她说不知道这个犁城大学。我有点失望了。然后她给了我一张名片。她叫苏晓涛。我也把呼机号给了她。电话过几天就装好了，我这样解释道。

我想给这个苏晓涛打电话。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打。我过了这